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德林二

奏定輿輦制

周魏輿輦乖制請皆毀廢

隋書禮儀志五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高祖從之又見通典六十四

復魏收議齊書起元事書

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尙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曰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已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苦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竊謂前二條有益于議仰見議中不錄謹已寫呈

隋書李德林傳

答魏收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
曹植曰如度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尊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
名古今事殊不可已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
舜有天下須格于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于舜攝竊曰爲舜若
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
者之禮便曰卽真則周公負展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
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曰爲書
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
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
情或安之俗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
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曰試攝不
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

使人君體元曰居正。蓋史之婉詞。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曰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且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并曰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卽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曰正始。或曰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悉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曰。刊木著于虞書。龜黎見于商典。曰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曰後朝創業之迹。斷人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曰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

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同上

霸朝雜集序

竊以陽鳥垂曜微藎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已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于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于時種德積善豈皆比于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于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敎無類童子羞于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于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驎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曰翊亮天地名流鍾鼎何必蒼

韻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
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賓賓非勲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
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
才悉兼人收拙里闔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稼安
得出入閭闔之闕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王之側樞機
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
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博
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
均發督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
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
曉諭公卿訓率士之瀆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
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
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

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近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染翰操觚。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已奏閣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已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純粹。化行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已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竊趨之誠。切于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公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

示清書思
所字作非

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及已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
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
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于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
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隋書李德林傳

天命論

粵若遠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祿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
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
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細素、欽明至德、莫盛于唐、
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王、天命顯于唐叔、昔
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召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
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內四
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

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
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
鳥商已興焉姜姬巨跡周已興焉邑姜夢帝隋已興焉古今三代
靈命如一木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王已定漢東
京太尉關西夫子生感遺籙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
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于魏室建茂績于周朝啓翼軫
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赤光滿室
流于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鬱樓觀人
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爲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
旬方始痊復又嘗寢于其室家人開戶正見一龍口太祖神異也
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
爲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
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且口如四字聲

若鍾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爲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顧盼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采。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爲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機犬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爲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爲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

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息懷在濟生
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
云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丕顯華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
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
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于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
冕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
野騷然降志執鉞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狩其民誅姦逆于
九重行神化于四海于斯時也尉迺據舊齊累世之祿乘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馳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
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眾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
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剽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
弩睥睨宸極窮漳河而達呂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
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蜩毛咀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

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闢一麾已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
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
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願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
克讓天祿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
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顓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
定命如互如升唯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敘龜
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煩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
相監之職奇才閒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于階墀山神海
靈咸變理于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
之外悠悠沙漠區城萬里百蠻之廣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
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賕
奉費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呂宮室不火不粒訓呂庖廚禮樂極
天地之因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

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
生日用飲和氣已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
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備休
祥于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
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
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
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遐于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
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
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
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欲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
所已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
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
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

民福祿輝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
戒矣誅夷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慎何哉蓋
積惡既稔心自絕于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于誅戮天奪其魄鬼
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于率土賞罰參于國朝
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
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逮防微
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
約寵盛思之已懼道高守之已恭克念于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
天豈唯受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眾星拱極
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
服漢南諸國見一面已從殷河西將軍帶五郡而臣漢故招信順
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
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

遵顛覆之軌。趙起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火道。偃兵舞戚。然國家
當混一之運。金陵楚珍滅之期。有命不怙。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
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立天
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又見隋書
李德林傳甄文類聚十皆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八終

全隋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薛道衡

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魏常山太守孝通子仕齊爲彭城王
淑司州兵曹從事授奉朝請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遷太
尉府主簿武平初除尙書左外兵郎待詔文林館直中書省拜
中書侍郎參太子侍讀入周爲御史二命士後還鄉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大象末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
史隋初坐事除名尋除內史舍人遷吏部侍郎復坐事除名配
防嶺外徵還直內史省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進位上開
府仁壽中出檢校襄州總管煬帝卽位轉潘州刺史入拜司隸
大夫賜死年七十有集三十卷

宴喜賦

榮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藩引雍容文雅之
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繞砌風清冷而入軒直凝神而迴
暉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子聞氣序環周人生若浮補天立
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土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
酸棗之觀荒疏蕪漫楚國陽臺之雲空見塵埃固可已縱志縱心
已遊已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
寒橫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圓乃有丹墀縹壁拓館椒宮徘徊
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
空澄妝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風圓雲刻雷之樽漬桂釀花之酒
拭珠灑于羅袂傳金杯于素手

初學記
十四

因聘陳奏請責陳主稱藩

江東葛爾一隅借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
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

兩立務在兼并所已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已稱藩

隋書薛道衡傳

爲敬肅考狀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隋書薛道衡傳肅河東蒲坂人仕隋有吏

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

弔延法師書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立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

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仰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
藉已宣揚信足召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遠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
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恆慙往矣柰何無常柰何疾癘不獲展
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釋藏經九廣引
明集二十四

隋高祖文皇帝頌

并序

太始太素茫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
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暢居穀飲不殊于羽
族取類于毛羣亦何貴于人靈何用于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
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
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
替于三五愍德于干戈秦居閭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
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

鮑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立行定嵩洛水運據嶠而未
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
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
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
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
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財若文命之任司空
蒼麻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鉞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
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耶黃背
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
赤伏之符受玄狐之錄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
工而殄蚩尤剪猋窳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
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于區宇出黎元于塗炭天柱傾而還正
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

聲萬姓所已樂推三靈于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
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
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
景于日月內宮外座取法于辰象懸政教于魏闕朝羣后于明堂
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櫛僉孔熾其來自久橫
行十萬樊噲于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已陷沒周齊兩盛競結
旄頭娉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于山東不能止其貪
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于帷扈播神威于沙朔柳塞罷裴
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躋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
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恆有僭僞
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昔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

受服出車、一舉平定。于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絳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敕太子、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畱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于容止。聞一愆犯、歎深于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于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召勿踐。至于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于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摺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終日乾乾、誠慎于無極。陶黎萌于德化、致風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邇迓牧、僉曰：「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

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已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于穹壤。和氣薰風。充溢于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而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旣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燁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

而竝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于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曷洽、不局于形器、懿業遠大、豈盡于掄揚。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解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慕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楚然、乃作頌曰、

悠哉遠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祿、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闔越、河朔渭涇、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牟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迥生、神謀獨斷、輝惡彰善、夷凶靖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

全隋文卷十九

五

斐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瑤壁朝會山川望秩占啓星景移建邦畿
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何
河翰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
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
斂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載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
書軌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曰安上樂曰移風憂勞庶績矜
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
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
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
知來藏往玄覽幽境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自然御
辨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尙想
徽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爰象不陳乾坤將息徵臣作
頌用申罔極

隋書薛道衡傳文苑

英華七百七十二

老氏碑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已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邈古、夏巢穴、靜神息智、鶉居鷺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析疑于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于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于是儒墨爭鶩、名法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己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綿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觀、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

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已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撲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譙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春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倣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轂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衢轡聖德會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浴川俱歿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跂黃延姦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捨而埽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竊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

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謠乃允答天人祇膺昆謨升泰
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
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茲存創造惜十家之產
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
務存卑儉右平左戚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
臺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林
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非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
半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攷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
綴五禮于將壞正六樂于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成功之頌承
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
洪基克隆鼎祚重日維城盤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
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潤塗納烝民于壽域旄頭
垂象窮髮成形儵儵作惠其來久矣無上筭呂制之用下策而難

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旬旬投掌、
牂柯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
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風、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
雄競逐、秦居閭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戎狄、
降斯已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
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已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
著天性已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
露凝甘、遍于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
珠囊之度、信可已揚鑾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
已自牧爲而不宰、尙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
若乘舂、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琬、事天事地、南正火正、
屬神之視、猶悲祀典、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尙想玄極、壽宮靈
座、靡鹿徙倚、華蓋闕璣、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

史武陵公元冑、攷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
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
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塾、廢景瞻星、擬立
圖曰、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森柯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
映、尊容肅穆、僊衡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
之事、存立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騁祀之
禮、顯仁助于王者、冥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
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
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已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
隋取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
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曰司牧、執其象契、帝迹
愍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尙賢飾

智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
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
長地久小茲五嶽臨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
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
易靈廟湖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
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
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賁王會書琛青雲
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
祠式圖靈狀原隔爽塏亭皋瀾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
風露淒清僊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埋
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蟠

天壤

文苑英華八
百四十八

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曰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蓋聖
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
隔内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肇開
鼎業光有神畀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
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謁僞陳葛爾
尙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左兔結人神上軫皇情義
申弔伐猥蒙朝寄撫盪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
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
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禮惟神尙饗

初學
記六

祭江文

維開皇九年行軍元帥晉王謹曰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
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
派長四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網最爾吳越僭僞相承陳

全隋文卷十九

薛濬

九

賊叔寶世濟其凶。眙庶爲其塗炭。人神所已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祐。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于洲渚。帷蓋靜于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尙享。

初學記六

薛濬

濬字道隨。道衡從子。周天和中。襲父珍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尙書虞部侍郎。轉考功侍郎。

臨終遺弟謨書

吾已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耜。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

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蠟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于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句。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隋書薛濟傳

薛德音

德音。道衡從子。爲游騎尉。遷著作佐郎。後仕越王侗。王世充至。

黃門侍郎。

案隋書薛道衡傳從子德音有雋才。越王侗承制王世充。徵就軍書。初徵皆出其手。

爲越王侗下書李密。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弓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

俗習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
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已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
鑾駐蹕案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于軒陛
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
聞之自古代有屯紂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
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已婚媾置之公輔位專九命祿
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
已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
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
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
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
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
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

犬戎之于周代，釁毒之極，亦未是過。朕所已刻骨崩心，伏瞻嘗而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已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櫛屐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眾，忍淚治兵。指日專征，已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干，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玄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已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蕩，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已此眾戰，已斯順舉。璧山可已動，射石可已入，泥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瀆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路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整覈，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

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讐雪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竝受魏公節度。隋書越王侗傳

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曰原免。罪悉不論。已詔魏公埽平之日。縱受賊官。明非本意。忽因請計。爲僛苦戰。前自拔赴官軍者。量加爵賞。表其誠節。朕初卽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糜好爵。其從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遙授官職。不爲異等。父兄子弟。咸亦引擢。內外朝集。一依官品。祿廩賜物。准舊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蓋開像所哀者士庶後唯望天鑒前有此一段爲越王侗別與李密書

皇帝敬問太尉尙書合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巨厚地。鴻林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

加呂博學令聞雄才上略指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卽久相
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呂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紆
何已今屬王室不造賊臣口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
應此盟命泣血晁旒之下飲瞻宮闕之中公孝義爲心聞于遠邇
仁恕待物形于內外且卿相之門克昌自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
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實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
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讎恥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
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
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已悲已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
賈融之功成河右已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已前咸共刷蕩使至
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揮皇靈在
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道常數公率義取口剪戮兇醜朕與天
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帷屨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

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僞文霸相、據有宮闈、文武官人、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撫无妄之眾、頽山壓卵、覆海經營、不俟終日、元功必建、朕亦口口委公、公已衷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縱欲存高揖、已謝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己、務俗爲累、德厚者不己、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僭亂、匪躬之節、出于世表、豈已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賞、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體之耳、旣彼此義合、觸類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頒行詔敕、待報卽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兇徒、已大果意、于洪達是起、置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奏命延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剋復關河、躋足可待、司農卿李儉尋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止、所已竝遽授官、已荅來覲、總戎之

處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爲劇秋首猶熱戎暑務殷念保千金
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祖賢今與公合圖是亦幽明注意公其
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

壺關燧
又通鑑

一百八十五引今日召前
至委公指揮三十二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勣

勣字敬德、渤海蓆人。齊天保中、襲父岳爵清河王、除青州刺史。歷右武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三司、大象中、檢校揚州事。隋受禪、拜楚州刺史、轉光州刺史、加上開府、遷洮州刺史。

請伐陳表

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已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已盪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綱絕維、羣凶于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藉頊繼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

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尙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成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宅
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已
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
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已祠天狗或自捨身已厭妖訛民神
怨憤災異薦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已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
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
動戈舡電邁臣雖驚怯請效鷹犬隋書高勣傳勣上
取陳五策又上表

奏後主

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
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
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北城一戰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齊書

高勣傳太后至
邯鄲因奏後主

高構

構字孝基北海人仕齊歷州主簿河南王參軍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入周爲許州司馬隋受禪轉冀州司馬徵拜比部侍郎轉民部遷雍州司馬轉吏部侍郎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遷蓋屋令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後召老病解職大業七年卒年七十二

武鄉兒姓判

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曰武爲姓北史七十七馬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痘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

辛德源

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齊吏部尚書術族子天保中爲奉朝請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待

詔文林館尚書考功郎中中書舍人入周爲宣納上士隋初隱
林慮山蜀王秀請爲掾轉諮議參軍有集三十卷

幽居賦

見隋書辛
德源傳

姜肱贊

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遯已貞孤
舟直邁卷跡滄溟

初學記
十七

東晉庾統朱明張臣尉三人贊

運遘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邈逅同集式穀旣熟和響具翕肇
彼遠岐混焉齊入

同上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輔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
尉邈然醜類感誠

同上

崔儵

儵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北齊光祿大夫瞻從弟初舉秀才爲

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待御史侍詔文林館歷尚書郎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開皇中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歷員外散騎侍郎仁壽中卒官

署戶

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北史二十四崔儼傳少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

魏澹

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北齊特進收族弟爲博陵王濟記室歷琅邪王儼京畿鎧曹參軍武平初轉殿中待御史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除太子舍人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有後魏書一百卷諸書要略一卷集三卷

鷹賦

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

虞者之多端、運橫羅已、羈束綴輕絲于雙臉、結長皮于兩足、飛不遂于本情、食不充于所欲、逸輸由其暫、斂雄心爲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種、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貴合虛、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背同劍利、腳等荊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蠟、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麤脰短、翅厚羽勁、脾寬肉緩、求之事用、俱爲絕伴、或似鶉頭、或似鷄首、赤睛黃足、細骨小肚、懶而易驚、茲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兔頸猴立、是爲無病、廁門忌大、結肚惡軟、縑不欲絕、背不宜喘、生于窟者則好伏、巢于木者則常立、雙腋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鴉、千日成蒼、雖曰排虛、性殊眾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得人則馴擾、養雖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必高迴、屋必

華寬、薑曰：取熱酒，已排寒，繡須溫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羸骨瘦，心

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六

謝陳主餞送啓

敬奉弘慈，曲垂餞送。

隋書潘徽傳

啓用敬字議

曲禮注曰：禮主于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已敬爲輕，竟何所據？隋書潘徽傳：魏鴻聘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潘徽曰：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卽其啓而不奏，潘立議。

魏史義例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曰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曰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變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曰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

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于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

鏡也。魏氏平文，已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縉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已外，未之敢聞。

其三曰：臣已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已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于驪山，厲王出奔于歲，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已勸善懲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竝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

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臣明據實、敘于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

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

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已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

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已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閒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隋書魏徵傳又略見北史五十六

杜臺卿

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北齊衛尉卿、子爲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兼尙書左丞、周平

齊歸里開皇初徵拜著作郎有玉燭寶典十二卷集十五卷

淮賦 并序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已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魴鰭鰔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竝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于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呂敎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爲德、諒在物而非假、決出元氏之鄉、濫流桐柏之下、始

經營于赤位、終散漫于炎野、初學記六

離鵬尋卵而逐害、大觀本草十九

李行之

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隴西狄道人、魏定州刺史韶孫、任齊歷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兼青州長史、周平齊、曰爲東官府司寺下大夫、隋受禪、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澁太守、稱疾不行、

臨終自爲墓誌銘

隴西李行之、己某年某月、終于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頌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己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于其間哉、乃爲銘曰、

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北史傳序

李元操

元操，趙郡柏人人。魏征南將軍壽從子，本名孝貞，字元操。避隋祖諱，禪因改稱字。仕北齊爲司徒府參軍、射策甲科，拜給事中，歷太尉府外兵參軍、中書舍人，出爲博陵太守，遷司州別駕，除給事黃門侍郎。周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初，轉吏部下大夫。靜帝初，授上儀同三司。隋受禪，拜馮翊太守，遷蒙州刺史，徵拜內史侍郎，出爲金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爲周宣帝祭比干文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察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繫秋天。義皇已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已爲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申薄祭，君其饗諸。

初學記十七誤引李元操爲陳人

郎茂

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北齊鄭州長史基子，爲司空府行參軍。

遷保城令入周授陳州戶曹屬臺州總管府記室衛州司錄衛國令入隋爲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仁壽初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轉太常少卿拜尚書左丞晉陽留宇坐事除名徙且末尋追還卒年七十五

登隴賦

文佚

奏劾宇文愷于仲文競河東銀窟

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已人知局分家議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曰貽範庶寮納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隋書

傳

李諤

諤字士恢趙郡人仕齊爲中書舍人入周拜天官都上士隋初

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封南和伯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通州刺史

上書言公卿子孫不得嫁賣父祖妓妾

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近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干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婢已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貧務

隋書李譔傳北史七十七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六

上書正文體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

示百治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曰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已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已傲誕爲清虛、已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已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佻、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

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合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隋書李諤傳北史李諤傳通典十六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九奏原牛弘等正樂不成

武王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隋書音義

通典一百四十二文帝詔太常牛弘等正樂值年不定帝怒諤奏示

奏懲科伐

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
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
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
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于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
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曰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曰
恬嘿見遺是曰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
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干橫請唯曰乾沒爲能自隋受命
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
京朝覲乃有自陳句檢之功誼詆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
上躋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曰懲風軌隋書

李諤
傳

重穀論

北史七
十七

韓鳳

鳳字長鸞昌黎人初爲烏賀正都督襲父永興爵高密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中除侍中領軍封昌黎郡王加特進領軍大將軍齊亡與後主俱爲周軍所獲後仕隋爲隴州刺史卒官

奏誅崔季舒張雕等

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井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

北齊書崔季舒傳

奏誅南陽王緯

此犯國法不可赦

北史五十二

潘子義

子義長樂廣宗人仕齊爲散騎常侍歷周入隋官至尚書右丞

遺郎基書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北齊書郎基傳基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劭

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七世孫齊河清中僕射魏收辟開府參軍天統中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武平中遷中書舍人入周不調隋受禪授著作佐郎母憂起爲員外散騎侍郎拜著作郎煬帝卽位遷祕書少監有齊志十卷隋書六十卷讀書記三十卷舍利感應記三卷

請變火表

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已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已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轡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已此推

當作今

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于五時取五木呂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廡不可不依古法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言符命表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呂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呂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于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呂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呂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哲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人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北史作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上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齊楊鐵券

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呂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呂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呂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于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于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呂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于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者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呂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

商者，皇家于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于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巳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于，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巳白者，楊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巳黑者，周色黑，所巳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勝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曰：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逆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

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于亳亳者陳畱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
者爲陳畱公世子亳州總管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已成
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畱公是時齊國
有祕記云天王陳畱入并州齊王高澄爲是誅陳畱王彭樂其後
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于
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畱老子祠有枯柏世
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
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
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
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攷眾事太平主
出于亳州陳畱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
陽物鄭玄注云蒸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召來遠近山石多變
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蔥皆變爲韭隋書王劭傳
此史三十五

復上書言符命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曰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郭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曰禮係民曰義也拘民曰禮係民曰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曰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

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曰
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
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曰六月生也有子女任
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
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
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帝曰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
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
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
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
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曰十一月被授亳州
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曰神人將去故變
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

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騶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馬作足坎于馬爲美脊是故騶騶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麻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曰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曰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周承天元終訖之

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姬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已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已興政治。爛然可述。紀也。所目于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隋書王劼傳北史三十五上煬帝書請絕漢王諒屬籍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

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目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旨謝天下謹案賊諒
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
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
自絕請改其氏隋書王劭傳
上言文獻皇后生天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目
天花妓樂來迎之如來目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
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佛殿夜有神光二十
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
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目愚意思之皇后
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

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上奏黃鳳泉二白石文

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兵卻非刺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帝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于大玉則有皇帝姓名竝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于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

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蓋明長久吉慶也。

隋書王劭傳北史三十五

舍利感應記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畱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于掌而數之、或多或少、竝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于數量、非世間所測。于是始作七寶箱、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曰：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師法戒尼寺、造連基浮圖、已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燄。其旬內、四度如之。皇帝曰：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于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

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于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淨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親一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于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日正法
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日琉璃瓶盛
金瓶置舍利于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
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日精舍奉
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
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眾容儀齊肅共日寶蓋旛
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
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
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瞽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
眾作是唱言至尊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于骨髓是
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

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眾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眾生發露懺悔于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于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詭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于彼眾生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無已于三寶前發露懺悔永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

眾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
截髮已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
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
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眾圍繞填闔沙門高捧
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
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眞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
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已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
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
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
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于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
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眾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
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已
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曷槃曷槃一作曷槃被曷色覆膊者

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
合

岐州于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后四段光潤
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曰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
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
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
璨圖此雙樹之象置于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
寫得陝州瑞相圖置于佛堂曰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
外于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
落

涇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

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于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曰赤繩量地。鐵掇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華州于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于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人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眾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頂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于西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傾至于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于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竝大如鉢出于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入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于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爐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采之呂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

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求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曰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西巖寺最多蓋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眾禮拜重患者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于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于恆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陝州瑞相圖置于佛堂神

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于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旣而定塔、基于西峴、其東峴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眾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于閑居寺起塔、人眾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于閑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于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于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幽、雲復合、

秦州于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于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于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于野、呂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于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磬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

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一大紫芝欸現于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于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于后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云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人于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加之

襄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揚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于西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眾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樹得瓢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于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

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于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于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感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感金瓶疑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來郡拔摩將詣揚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直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于今日

交州于禪眾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于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于臨泉、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氲異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號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眾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至于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娑、又擊之、目行道法師于佛前爲之受戒、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于潁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

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于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日銀盃水
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
章王暕蒙賜蜺敕令審視之各于蜺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
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
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宿
而無損

廣弘明
集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真岡王毓藻校刊